

云阳谷里的王朝

——《大同》之二十一

侯建臣

刘龔升坐不住了，那是北魏孝昌元年，也就是公元525年。

北魏孝文帝公元494年南下，495年迁都，平城周边就再没有消停过。太子起事、官员谋反、百姓起义……一波接着一波。到了北方六镇战火升起，往东、往西、往南，这火就再没有停息过。

“人人都有帝王相，人稠地窄轮不上。”这是一句多年流传在老百姓中间的俗语，有的人每每说起这话，总会叹息一声，似乎真埋没了一个千古帝王。也确实，从古至今有好多人都真是做着帝王梦的，一到了乱世王朝，那些梦就沐浴了春雨般一个个神奇地长了出来。最典型的例子有几个，一个是春秋之后的战国时期，周王朝成了影子王朝，齐楚燕韩赵魏秦，人人都想称王霸。再就是五胡十六国和五代十国时期。那两个风雨飘摇的时代，王朝强大的统御能力不再，随便一个人拉拢起身边一帮人，喝一碗壮胆酒，扯一面杏黄旗，就堂而皇之地做起了皇帝。当时所说的十六国或者五代十国，估计也是稍微有点规模的，那引不起人注意的小朝廷、小国家应该还有很多。其中曾经统一北方的拓跋北魏，就是继五胡十六国之后，强大起来的王朝，且在中国历史上无可争议地占有一席之地。

要说这刘龔升，据说也就是平城之西一小片区域内的一个小头领，估计每天放放羊、遛遛马，坐在老榆树下晒晒太阳，听听鸟鸣，偶尔把分散在这一区域内同样放着羊的一些人聚集起来，聊



长龙卧雪

田相臣摄

友人顾彬从南京来大同旅游，第一站不是世界遗产云冈石窟，也不是塞北巨刹华严寺、善化寺，而是直奔九龙壁和代王府。他打电话约我见面，正是傍晚时分，悬在西边的日头即将坠落，但光焰万丈，把大同古城罩进一片遥远的辉煌中。

顾彬高高的个子，戴一副黑框眼镜，说起话来快人快语，斯文又开朗。本以为他一张嘴便是江南口音，没想到普通话很是纯正。我问他是不是头一次来大同。他说是，向往已久。尽管之前看了些旅游指南，但大同的厚重底蕴映入眼眸时，仍被深深震撼，觉得对这片土地的了解太少了。

我感慨于顾彬的用心，便问他，九龙壁和代王府缘何是你游览大同的首选？他一边摆弄相机，一边说：“来前我查过了，代王府和九龙壁当年的主人，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十三子，名朱桂。他生在南京，而我从南京来，那第一站不该是这里吗！”说完便笑。我明白了，身为南京人，顾彬是想来九龙壁和代王府感受一份地缘上的亲切，也借此领略曾经的明王朝留在大同这片土地上的风采。

日头不经意间慢慢沉落，位于大同古城中心的四牌楼被余晖照彻，遥远的辉煌似乎触手可及，而川流不息的车辆，为这触手可及的辉煌增添了几分喧嚣中的繁华。

我带着顾彬朝和阳街走，去看让他心心念念的九龙壁与代王府。

二

明洪武二十五年(1392)，18岁的皇子朱桂获封代王，封地是塞外大同。

关于朱桂的就藩经过，我在长文《大同有座代王府》里做过详述，不再赘言，但每每提及那段历史，或许是大同人的缘故吧，我心里还是会泛起许多感慨。真实的朱桂已不可知，定格在典籍里的形象，多少有着后人的猜测。既然顾彬牵念着的代王府和九龙壁的主人曾经是朱桂，那我俩的话题自然由此切入。

明洪武七年(1374)，南京的皇宫里，在郭惠妃幸福的阵痛中，朱桂降生。彼时，一手缔造了明王朝的朱元

聊天气的事，谈谈牛羊的事，顶多再说如何从周边其他族群占点小便宜的事。当然也会共同朝着四面八方看看风向，想着怎样在嘈杂的刀枪棍棒声中，让本族的日子能相对平稳地继续下去。

但乱成了一锅粥的时代，人人都想从锅里捞到一盆半碗，刘龔升自然也不安分起来。这年十二月，他纠集人马在云阳谷举兵反魏，自称天子，年号“神嘉”，并且像模像样地跟许多朝代一样，设置了官署，任命了百官，封他的三个儿子为南海王、北海王、西海王。因为刘龔升为汾州稽胡首领，北魏朝廷把他发动的叛乱称作“胡荒”。

刘龔升以云阳谷为根据地，依托周围特殊的地形，不断派兵遣将，四处抢夺地盘，掠夺财物，在偏远的北方一隅享受着帝王的尊荣。开始几年，由于北方地区起义范围太大，又远离中原，北魏朝廷也曾派人前来征讨过，但因力量不足，重视不够，一晃就让这神嘉小王朝存在了十年。

但王朝虽小，也是一根让人难受的刺，终究得拔掉。公元535年，北魏分裂后建立起来的东魏，开始对刘龔升用兵。当时掌握东魏大权的是高欢，高欢长期待在晋阳，对神嘉王朝的情况心知肚明，只是忙于在宫中争权夺利，一直腾不出手来。到了实权在握，就把目光投向了晋阳之北的刘龔升。

刘龔升的小王朝在相对安稳的环境下生存了那么长时间，已经没有了警

惕性，包括刘龔升本人也根本没当一回事，结果让高欢的军队轻而易举突袭成功，刘龔升只好率领他的马退守到云阳谷，以求暂保。

估计是云阳谷的地形较为险要，进攻起来比较困难，要想强攻，肯定会付出惨重代价，高欢便派遣使者和刘龔升谈判，并承诺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神嘉太子。

就当时高欢的地位，他能瞧得起这股小贼小寇？他会心甘情愿把自己的女儿下嫁给刘龔升的“太子”？

人兴奋了容易昏头，情急了估计也会转向。面对被困的形势，刘龔升并没有多想就答应了高欢的和亲建议，派太子亲自到郟城迎亲。太子去了郟城，高欢盛情款待，看上去真是做着成亲的一切准备。

双方讲和之后，刘龔升没敢怠慢，王朝上下也精心准备着这场看上去不一般的婚礼。

然而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。突然某一天，东魏部队趁刘龔升放松警惕，悄悄从马邑出发，慢慢逼近云阳谷。当齐刷刷的军士出现在面前，明晃晃的刀具闪着寒光，刘龔升才知道上当了，但为时已晚，一直做着攀附权贵美梦失去了戒心的他，根本经不住精心准备的东魏军队的进攻，结果被打得大败。慌乱之中，他率领少量轻骑突出重围，想到河朔那边调兵增援。在逃亡北上的路上，几个部将看出刘龔升大势已去，趁其不备，砍下他的头颅

献给了高欢。

不算强大但也曾以皇帝自居的刘龔升就此结束了生命。

刘龔升死后，他的三儿子在一部分人的拥立下继任皇位。高欢一鼓作气，派兵进行全面追剿，时间不长就活捉了这个想延续“神嘉旧梦”的主儿，一并俘获皇后、王公卿士等400多人。至此，延续10年之久的神嘉小王朝彻底灭亡。

关于云阳谷，有人说是大同之西不远的云阳谷；有人说不是，应该在陕西或者别的什么地方。我们暂且也把这个当成一个历史遗迹。

大同之西的云阳谷，距大同有60多公里，现在是一条很普通的河谷，根本看不出当年的凶险。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尚有潺潺流水，暴雨季节，还会有滔滔洪水奔涌而下，但如今已经成为一条普通的干沟。在河谷一侧，有一个小堡，叫云阳堡，有人戏称应该是神嘉王朝的“根据地”，这当然是玩笑话，其实云阳堡也就是长城沿线的一个小堡，在现在的左右玉一带，这样的堡子很多。倒是紧邻其北的五路山，谷谷相连，山山相携，山环谷绕如迷魂大阵，为人们更好地解释当年神嘉小王朝何以存在那么多年提供了依据。



作别秦淮到大同

许玮

璋，正意气风发，尽管开国的烽烟早已散尽，但国祚的安宁令他宵衣旰食。作为排行第十三的皇子，幼年的朱桂，自然还不懂父皇的那些治国方略，但他眼见兄长们逐个获封藩王，有的已经远赴封地，便不由得猜想自己的前途。生命中的转折是在18岁那年，即前面提到的他获封代王，要远赴大同。经过二十多载的励精图治，朱元璋一步步实现着对理想王朝的擘画，但天不遂人愿，朱桂就藩大同那年春日，他的长兄、皇太子朱标病逝，瞬间打乱了朱元璋的既定谋略，面对皇子中潜藏的争位暗流，经过深思熟虑，朱元璋最终立朱标之子朱允炆为皇太子，使之成为日后的皇位继承人。大明的前途看似明朗，实则波谲云诡，但这也是老皇帝所能做的最好的安排了。

年轻的朱桂一面痛失长兄，一面要从南京启程赴大同，内心定然五味杂陈。

从地图上看，穿南京城而过的秦淮河，细若游丝，但缭绕着的灯影和桨声，见证了历史上数个王朝的繁华。朱桂从小看惯了秦淮两岸的美景，也尽享了帝王家族的尊荣，一想到要去边关的苦寒之地，或许有些不愿吧。和顾彬聊这些时，我问他，南京距大同2000多里地，坐高铁得多长时间？他不假思索地说，九小时多一点。我说，在只有车马和船舶这样的交通工具的年代，2000多里地的跋涉，对身心实在是一种煎熬和考验啊。他点头赞同。

我曾经这样想，朱桂当年从南京北上大同，从始至终乘车马陆路而行呢，还是先由南京坐船取道镇江，再顺京杭大运河由扬州向北？后者可以省却车马劳顿，也可感受大运河串起的南北迥然的风光。当然，这只是我的臆想。不过，这些一定有史籍记载，只是限于手头资料欠缺，我不敢妄言，但无论哪种方式，2000多里地，走走停停，都得一个月才能抵达。

彼时，大同的代王府已在营建了，

清初的兵燹，唯九龙壁留存。他听后，看了看我，良久无语。

余晖收尽时，九龙壁上的九条琉璃彩龙似乎腾跃而起，既复活了一段远去的历史，也张扬着代王朱桂曾有的青春锐气。

四

暮色下来了，我和顾彬沉浸在九龙壁的壮美中。他问我，有没有去过南京明孝陵。我说还没有，但同样向往已久。紫金山玩珠峰下，朱元璋和他的皇后马氏，静静长眠，可大同城外的朱桂墓，包括其他代藩墓，在漫长的历史中尽遭毁灭。当我说到这些时，顾彬露出了无奈的神色，说要是那些陵墓能保存下来，那将和代王府、九龙壁一起，组成一部完整的帝王家族史。

他话音刚落，九龙壁景区灯光亮起，开始了夜游时刻。45米长的照壁，在灯光的烘托下，显得更加金碧辉煌，让人感觉九条本来静止的龙，在琉璃塑造的山石水草间呼之欲出。顾彬频频按动相机快门，拍下了难得一见的夜景，而一拨又一拨的游客，也都领略着九龙壁在灯光下呈现的不凡气象。

这气象，映照着昔日大同府的繁华。拍了照，顾彬仍不愿离去。猛地，童声响起，原来，是在景区义务讲解的小学生们开讲了，字正腔圆，有条不紊，一下子便吸引了好多游客驻足。我的内心瞬间涌起了感动，有这么多人为我们的城市增光添彩，让隐在典籍中的历史复活，真是值得点赞。顾彬走上前，静静听着孩子们的讲解，那一刻，我看到他的脸上透出一份欣慰，想必是被大同这座城市的用心所感动，而这，或许能涤荡他从南京来大同旅游的倦怠吧。

我想对顾彬说，从南京到大同，从秦淮河畔到塞北边关，六百多年前的代王朱桂，经历了一场漫漫远行。六百多年后，因为有九龙壁这样令人神往的古代遗存，那场远行似乎并未结束，而接力这远行的，是我们历史悠久的大同城。

小寒：与寒握手，向暖迈步

董晓纲

一阵风，从不知名的远处，掠过铁灰色山脊，穿过城市楼宇间狭窄的缝隙，最终扑到入面上，留下一片冰凉的痕迹，仿佛岁月无声的指印。

远山，那些夏日里郁郁的、秋日里斑斓的轮廓，此刻只剩下最精悍的线条，铁画银钩般，用深深的黛色在灰白的天底下用力勾勒。山巅处，有一抹极淡、极薄的白，似有还无，像一位极吝嗇又极自负的画家，在画毕那刚硬的骨骼后，用最干的笔锋，蘸了最稀的钛白，在天幕那灰蓝的宣纸上，迟疑地、轻轻地擦过一道。

哦，那不是雪，是凝住的寒雾，是高处不胜的孤清。心下一凛，像被那无形的笔锋也划了一下：是了，是小寒到了。

这念头一起，便再难收拾。先前只觉得清冽的空气，仿佛骤然被注入了某种凛冽的魂魄，有了具体的形态与意志。走在路上，那风穿过衣领袖口，不再是流动，而是切割；吸入肺腑，一股清寂的、属于北方大地骨子里的寒凉，便沉沉地坠下去，一直坠到丹田，激起一阵微微的却是清醒的战栗。

树，是此刻最诚实的记录者。它们早已褪尽了所有用以取悦季节的繁华，赤条条地，将生命的骨架毫无保留地交给天空审视。那些枝杈杈杈，伸张着，交错着，没有一片叶子的修饰与遮掩，便显出一种删繁就简后的凌厉与苍劲。看久了，竟不像树，倒像极了运笔老辣、筋骨开张的篆书，每一笔画都凝着沉甸甸的力，书写在冬日空旷的天幕上。远远的山峦，也仿佛被同一只巨手，用一块巨大的、蘸满灰墨的抹布，耐心地、一遍遍地抹了过去。

所有的斑斓——春的鹅黄嫩绿，夏的苍翠欲滴，秋的赭石金黄——都被抹去了，只剩下深深浅浅的、荒芜的灰。这灰色是沉默的，又是丰厚的，它从山脚弥漫到山腰，再与山顶那低垂的、仿佛冻住了的灰白云雾交融在一处，浑然一体，分不清是天染了山，还是山浸灰了天。

“小寒”两个字，听起来总带着几分初试锋芒的矜持与试探，不如“大寒”那般斩钉截铁，声势夺人，仿佛冷也冷得有所保留，留着一线余地。可据气象学统计，小寒节前后往往是全国一年中温度最低的时候。

原来，这“小”字里，藏的并非轻慢，反倒是一份不容怠慢的郑重。它的“名”是克制而沉潜的，它的“实”，却往往是一年中最酷烈、最惹人肌肤的段落之一。就像一个内敛的侠客，不出声，不张扬，但袖中的剑气，已森然迫人眉睫。

可也正是因为这一个“小”字，像极了另一个我喜欢的节气——“小满”。那份不自满的留白，那种将盈未盈的期待，让人对“谦虚”二字，生出一份源于天道的尊敬。于是，面对小寒，似乎也不觉得它的凛冽有多么奇异的温柔来。也许这温柔，并非寒风本身的属性，而是一种铺垫，一种不可或缺、沉郁的底色。

若无这透彻肌骨、漫漶天地的寒意作为底衬，世间那些寻常的暖意，便失却了最强烈的对照，成了混沌一片的、不痛不痒的温暾，少了那种让人心头蓦然一颤、继而深深吸一口气、再缓缓品咂的分量。冬日里的每一分寒，大约都在不动声色地、孜孜不倦地烘托着屋内那方寸之暖，暖，让一炉火、一盏灯、一碗汤、一句闲话的烟火气，骤然有了直击人心的、实实在在的力道。

可不是吗？此刻，我坐在书桌前，窗外的风正一阵紧似一阵，掠过建筑的空隙，发出时而低沉、时而尖锐的呼啸，而屋内的暖意，因了这寒凉的围困与衬托，愈发显得真切、笃实，仿佛有了柔和的形体与可感的重量。它从瓷碗表面辐射开来，充盈在每一寸空气里，暖洋洋地包裹着人。

厨房里，一只砂锅正坐在蓝莹莹的炉火上，咕嘟咕嘟，那声响安稳而富足，是这寂静冬日午后最踏实、最动人的节奏。萝卜的清甜与排骨的醇厚，在时间与火候耐心地拆解下，早已水乳交融，不分彼此。热气裹挟着那股质朴的鲜香，雾霭般在空气里无声地弥漫开来，慢慢爬上冰冷的玻璃窗，染白了一角，将那窗外铁灰色的世界，温柔地隔开，也模糊了。

这情景，总让人觉得，是冷暖在时光里完成了一场深情的相拥与交接。温暖也从不是凭空悬在真空里的物事，它需要寒冷的衬托与砥砺，如同光明需要黑暗的定义。也正因有了屋外那无孔不入、沁人肌骨的严寒，这场羹人喉的暖，亲人闲坐时话语言的暖，乃至独对书卷时一灯如豆的暖，才具备了穿透日常疲惫、直抵肺腑深处的慰藉之力。

这多像起伏伏的人生路途，困境与暖意，严寒与春煦，本就是相生相伴、一体两面的存在。没有穿越荒

茫的跋涉，便无从体会绿洲的甘美；不曾历经长夜的孤寒，又如何懂得晨曦初露时，那一道微光所携带的、近乎神谕的温柔？

小寒节气，是冷的宣告，是天地一场盛大的肃默，却又尝不是生的默念，是万物在至暗中一次深沉的蓄力？你看那光秃的枝条，在朔风中静立，微微战栗，那不是害怕的姿态，那是在绝对的寒凉里，默默收聚每一份能量，将抽芽绽绿的伟力，积蓄在看似干枯的皮层之下；你听那冻土，坚硬如铁，沉默如谜，那也不是大地的冷漠与封存，那是在最严酷的表象下，守护着根系蔓延的私语、虫豸蛰伏的梦境，以及所有等待破土而出的、奔涌的生机。

由是而言，我们所经历的那些人生的挫败、际遇的寒凉、心绪的迷茫与辗转，不也是如此吗？它们或许让人在某个时刻感到瑟缩、无助，甚至怀疑前路，但它们也在不动声色地，逼迫我们褪去浮华，更真切地体会顺遂时的珍贵，更切实地在磨砺中沉淀下前行的勇气与智慧，让心性在那反复的冷热淬炼中，愈发柔韧而坚韧。

也正是在这冻云凝滞、万物蛰伏的极点，那决定性的转折已悄然萌动。我们的先民，以农时为本，以天地为师，靠着一种惊人的、近乎神秘的敏锐，捕捉到了这微若琴弦初颤的搏动。于是，在小寒的物候里，我们读到了三封自天地穹庐间寄出的信笺，投递在一年中最冷的时节，邮戳上盖着冰霜，内文却写着同一个滚烫的消息：冷到极致时，温暖已在路上。

一候雁北乡。那南渡的雁阵，并非一味贪恋暖巢，在此刻，头雁已感知到地气深处那一缕极其微弱的、向北的牵引，开始筹划辽阔的归程。乡，是方向，亦是向往。

二候鹊始巢。最令我动容的，便是这喜鹊。它不像候鸟，秋风起便毅然南飞，将生存的砝码全然押在迁徙上。它选择留下，与北方的寒冬正面相迎。在这呵气成冰、万物凋敝的季节，当许多生灵只求苟全之时，它竟有这般从容不迫的“闲心”，开始经营家室。它们将巢筑在高高的树梢，那看似潦草随意的一团枯枝，内里却有着令人惊叹的匠心。那是三层精妙的构造。外层是粗壮交错的树枝，足以抵挡最猛烈的气流；侧开一门，巧避风口；中层以柔软细枝混着湿泥，塑成碗状的安稳空间，密不透风；最内里，则铺着寻来的羽毛、草絮、碎布，织成一片最温柔的梦乡。这小小的、黑白分明的生灵，用“它”有啥没啥”的强悍生存力，与“精益求精”的筑巢匠心，在严酷的宇宙法则里，写下一个大大咧咧却又庄严无比的“生”字。这哪里仅仅是本能？这分明是一种宣言，一种向无边寒冷宣告的、活泼泼的、不屈的尊严。

三候雉始雊。那色彩斑斓的野雉，感知到阳气在地下暗暗流动，开始发出求偶的清鸣。“雊”声一起，那冰封的寂寥便被啄开了一个充满生命热望的缺口，虽然轻微，却预示着被冻结的世界里，情感的溪流已开始蠢蠢欲动。

忽然便想起许多古人，他们也曾在小寒的风里，将满腹的感慨揉捻成诗句，寄给这同样的节气。唐人元稹说得妙：“莫怪严寒凝，春正月交。”他像个参透天机的智者，早早道破了这严寒背后的玄机——这最冷的时分，恰是春与冬在时光中轴线上悄然交接的驿站。陆游则似乎要在萧条里寻出些意趣来：“横林摇落微弄丹，深院萧条作小寒。”在横斜的林木间，他竟捕捉到一抹残存的、不易察觉的“丹”色，在深院的萧条里，品咂出物候变迁那一缕微醺般的、引人遐思的韵味。

这些千年之前的歌者，在这同样沁人肌骨的寒冷里，也未曾停下他们的吟唱，不曾掐灭心头那簇温热的火焰。那么，今天的我们，即便遭遇种种寒峻，无论是天时轮回赠予的，还是人生旅途必经的，又有什么理由，不在这万籁俱寂的沉潜时刻，保持一份内敛的、却源源不绝的温热希望呢？

小寒，原来并非终曲，不是尾声。它是序曲，是厚重的、深长的序幕；是那巨人在吐出最后一口凛冽的白气后，那必然的、充满力量的吸入。它逼迫着你收敛，向内审视，在身体的瑟缩中，更紧紧地拥抱自己，也更珍惜地拥抱那些与你同历寒霜的灯火与人情。它让你最终懂得，真正的暖，不是在恒温的襁褓里娇养出来的稀薄愉悦，而是与寒意的长久对视，坦然握手乃至深刻交锋中，一寸一寸体认出来的生命热量。

小寒不小，它是一场庄严的过渡，一次凝重的呼吸。我们立于其间，与寒握手，感受它所有的棱角与力量，言一份对自然律令的敬畏；然后，积蓄满身的力量，转身，向着地平线那已躁动不已的暖，稳稳地，迈步。